



【她山拾光录】

## 大海阳社区的“她们”

□崔洪国

阳光、幸福、欢笑，作为大海阳社区的前缀似乎都合适。在那些背街的城市巷陌中，阳光的影子越过一栋一栋的民居，把一条一缕的光线洒在身上的感觉非常温馨。

这温馨不单单是自然带来的，更来自于家家户户盈门的喜气，老人们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的如花般灿烂的微笑。温情，恰如一条五彩的锦带和暖流，串起了每天的每一缕云霞和每一个幸福的音符和元素，成就着一群人和一个社区的家常故事。

去年春夏之交，我第一次走进了大海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上下楼的空间其实也不大，但那些年轻的工作人员通过自己的奇思妙想，还是尽可能把社区的服务、救助、帮扶、关怀、共建的美好影像浓缩到了触目可及的空间布局中。后来一次机会，见到了社区书记冷晓燕，她正忙得不可开交，简单打了个招呼就去忙社区的事了。各个功能区聚集了不少社区的孩子、大爷大妈和前来办事的群众，似乎每个人都跟她熟悉。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发问，她都报以真诚的微笑。她人有些清瘦，但说起来话充满激情干脆利落，步履匆匆间都是对社区居民的一份发自肺腑的真情。

副书记慕文玉，是一个阳光开朗，浑身充满了朝气的女孩。同样，她也是对社区如数家珍。所讲的故事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大多数是左邻右舍家长里短，但让我感受到她对社区工作的那份执念和热爱。慕文玉说，社区里老人和孩子很多，每日琐事不断。但再小的事，在她们心里都是沉甸甸的、需要躬身去做的“大事”。唯有把每天的忙碌，每天的守望，每天的关爱当成一种本能，彼此的心灵才会产生共鸣。

她带着我走访了社区的两位高寿老人。两位老人都接近百岁高龄了，鹤发童颜，精神很好。他们拉着我的手，给我讲他们所居住的“大海阳”，讲他们眼中的冷晓燕、慕文玉们，“几天不见心里就空落落的”。

我听冷晓燕说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如慕文玉一样的年轻人很多。有的是通过考试正式进入大海阳的社区工作者，有的是从别的地市慕名到大海阳体悟实训的，她们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都有自己的行动计划。这些年轻人把在大海阳社区的经历，当成了自己最热爱的事、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从她们身上，我学到很多，思考很多。

行动，是最能催生奇异蝶变的伟力。我们经常说到“知行合一”“学用相长”，很多人视为老生常谈。但在大海阳社区的工作人员身上，却折射出一种独有的浑然一体的境界。她们心里没有太大杂念，没有太多空想，所有的梦想和信仰都在每天看似平凡、平常、平淡、平静的社区工作中。行动是她们为自己的青春书写的最美华章，是对学习最好的诠释，是解答如何知行合一，学用相长的最灵钥匙。

事事皆关切，一刻不等闲。这种行动的力量，将我深深感染和牵引着。当我们感觉少年老成，安于现状，暮气沉沉的时候，到大海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从那些澎湃的青春激情中真能感受到与众不同。

烟台的冬天和早春常有大雪，这里是人们常常提及的“雪窝子”。冷晓燕说每次下雪后，大海阳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居民都会自动参与扫雪。如果是夜里下雪，党群服务中心的年轻人会早起一些，一般在第二天早上8点就带领大家把雪扫净了。这是一种集体力量的自觉行动，是根植在那些年轻人和社区居民内心的一种共识。抛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精明处世观，反而有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集体向心力。“雪窝子”也成了良乡。

这次我主动要求参加了大海阳社区党委组织的“2025年为民服务实事项目”认领签约仪式。签完约的瞬间，我心中油然升起一种神圣感，那不仅是一份基于集体托付的公共责任，更是一种行动力量，是一份使命和荣耀，是一份信任和期待。

我承认，人到中年之后，我被一群年轻的“她们”感动了。并产生了一种对大海阳社区的深切情结，急于想更深度地体验和感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那些年轻人激扬奋斗的青春韵律，一起分享和感悟她们与社区居民鱼水交融的阳光幸福。

这些年轻同志深深扎根在基层里，走百家门，听百家话，知晓民之所愿，民之所呼，民之所求，民之所需，服务着最实在的民生。因而，这个团队身上产生了强大的磁性效应和号召力，也成为吹拂在社区的一缕春风。就像今年春晚那首被人传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中所言：世界赠予我拥有，也赠予我回敬。赠我小小一扇窗，也赠予我屋顶。赠我一个名，又渐渐长大的年龄。

这些年轻人，未必会在大海阳社区相守一生。但如果这是一场诚挚的邂逅，请赠予彼此拥有和回敬。

【舌尖记忆】

## 春来荠菜香

□蒋光平

下班后逛菜市场，竟发现了荠菜的身影。卖荠菜的大妈对我说：“姑娘，买把荠菜吧，这荠菜香着呢，都是我一棵一棵从野地里挑出来的，你瞧，都还带着露珠呢。”看着那一棵棵绿油油的鲜嫩的荠菜，我的心里真是喜欢得不得了。提着荠菜回家，走着走着，我的思绪不知不觉又回了久违的童年时代。

小时候，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放学后的我把书包往草垛上一扔，便挎个竹篮，带把镰刀，和小伙伴们飞奔到田野里去挑荠菜。那时候，乡下的荠菜到处都是，田野里，山坡上，几乎有泥土的地方就有荠菜。每次出去，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便会挑上满满的一大篮子，然后兴高采烈地朝家跑去。

荠菜的吃法有很多种，拌、炒、烩，还可入汤，但我最钟情的吃法还是包水饺。先把荠菜剁碎，然后再加入盐、味精、葱、姜末、生豆油等，最后和剁碎的瘦肉放在一起搅拌均匀。这样的馅包出来的饺子，鲜美无比。但当时虽然荠菜到处都有，肉却是个稀罕物，所以能吃上一顿荠菜饺子，便成了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

记忆中，我也曾有过上街卖荠菜的经历。那一年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先是奶奶生病住院，后来父亲又不幸扭伤了脚无法下地。眼看春天来临，小伙伴们都纷纷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而我新学年的费用还没有着落。失落的我一个人呆在家里，禁不住流下泪来。看我流泪，母亲也伤心。母亲说：“闺女啊，我们家也是没办法啊！要不这样吧，你到田里挑点荠菜去卖，我再到邻居家去借点钱，怎么着也要帮你上学啊！”听了母亲的话，我来不及擦泪珠子，提着篮子就朝田野里跑去。只要能上学，哪怕是让我挖一辈子的荠菜，我也是愿意的。起早贪黑地挖了一个星期的荠菜，我终于勉强凑足了一个学期的学费。虽然那一个星期，我的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但一想到马上就能回到学校上课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无比的快乐。

离开家乡后，每当春天荠菜上市，我都会买上一两斤。不仅因为荠菜确实是难得的美味，更因为在那一棵棵小小的嫩芽里，有着我一段难以忘记的童年回忆。

又到了荠菜飘香的时候，闲暇之余，真想与家人一起置身田间地头，踏青挖荠菜，去找寻童年的记忆。那时，一定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

【逆旅心情】

## 墨香里的慎独课

□谢冬凌

那日，我在教师家属院斑驳的红砖楼前遇见了李先生。这位退休老校长总爱把衬衫扣到最上面一颗，银框眼镜后的目光像他案头的镇纸，沉甸甸压住满屋喧闹。记得他总在衣襟别着枚钢笔，笔帽上刻着“慎”字，走动时便在阳光里晃出细碎的光斑。

每周六下午，几个孩子揣着歪扭的习字作业走进书房时，他早已端坐在那张包浆发亮的大案前。紫檀笔架上悬着的狼毫微微晃动，窗边青瓷缸里游着两尾红鲤，墨香混着师母厨房飘来的糖醋香，构成了我童年最特别的午后。春日的柳絮会粘在未干的墨迹上，先生便教我们蘸清水在桌上写“扫”字，说这是给纸面掸尘；冬日的暖炉烤着冻僵的手，他又让我们对着玻璃哈气练悬腕，说这叫“以柔化僵”。

“手腕要像屋檐下悬着的冰凌。”他温热的手掌裹住我发抖的小手，带着毛笔在九宫格里行走。我盯着他手背上浮起的青筋，看墨汁如何顺着笔锋凿成圆润的“一”。宣纸下的羊毛毡吸走我们额角的汗珠，蝉鸣穿过老式纱窗变得朦胧，唯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格外清晰。有次邻桌的小胖打翻砚台，墨汁泼成半幅山水，先生却让我们围着残渍临摹：“看见没？这像不像漓江边的象鼻山？”

当夕阳给砚台镀上金边，先生会摘下眼镜擦拭镜片：“昨天谁少写了三张作业？”我们涨红着脸低头，看他用朱笔在习字纸上圈画，鲜红的批注像雪地里的梅花。这时师母会端着绿豆汤进来打圆场：“先喝点甜的，笔头才稳当。”她总能把严厉的训诫变成温暖的叮咛，有次悄悄把我“劈叉”的毛笔换成她珍藏的鼠须笔，只说：“好笔配好字，可别辜负了这撮鼠老爷的胡子。”

有次我偷懒，在课前几分钟草草赶完上周的字，先生竟在批语里抄了段《中庸》。那时不懂“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深意，却牢牢记住了他说的：“笔锋藏不住小心思，就像清水养不住墨鱼。”后来参加区里硬笔书法比赛，我在纸下偷偷垫了描红本，偏巧那日暴雨淋湿纸背，透出的红格让先生瞧个正着。他没当众揭穿，却在颁鼓励奖时送我一方青石砚：“石头实诚，磨不出虚墨。”

如今书柜里那叠泛黄的习字纸，每张背面都印着油渍——是当年完成作业后，师母奖励的炸藕合留下的印章。最底下压着张特别的“作业”：那年教师节我们偷偷溜回书房，用朱砂在洒金笺上写下“寿”字。先生发现后追出来，举着戒尺却突然笑出声，最后把那幅字裱在客厅，说是“最得意的鬼画符”。墨香里慎独的种子，原是伴着人间烟火，在童稚的心田悄然生根。

前日参观单位书法展，遇见幅《慎独铭》立轴。讲解员说起“不欺暗室”的典故时，恍惚又见先生立于暮色中，钢笔帽上的“慎”字映着晚霞，正如此刻展柜玻璃反射的粼粼金光。